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德國與波蘭相關人權文化設施考察

服務機關：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姓名職稱：副組長/朱瑞皓

助理研究員/黃龍興

派赴國家：德國、波蘭

出國期間：99/4/22至99/5/4

報告日期：99/7/26

目錄

摘要.....	1
壹、計畫緣起	2
貳、計畫目標	3
參、考察行程	4
肆、考察報告	7
柏林霍恩捨恩豪森紀念館.....	7
東德博物館.....	12
柏林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地.....	14
柏林猶太人博物館.....	18
查理檢查哨.....	22
什韋林政治受難者資料中心.....	24
前東德梅克倫堡—潛波莫瑞州城邦公民教育中心.....	27
前東德梅克倫堡—淺波莫瑞州教育科學文化部.....	28
前東德國家安全檔案中心（聯邦政府分部）	30
諾曼嫩街研究及紀念館.....	32
歌德學院文化中心.....	35
恐怖地形圖.....	36
薩克森豪森紀念館和博物館.....	40
克拉科夫歷史中心區.....	44
奧茲維辛/比克瑙：前納粹德國集中營及滅絕營（1940-1945）	49
肆、參訪心得與建議	58

摘要

長久以來，共產主義和台獨思想，與國家的基本國策相違，因此當時政府頒布懲治叛亂條例予以禁絕，人民或參與讀書會；或稍涉政治案件，便會被羅織入獄。政治犯在社會上是孤立的，這種屬於國家暴力的白色恐怖時代，造成許多人在不明原因的情形下被關入獄中。白色恐怖時期，台灣有許多政治犯監禁場所，其中景美看守所位於台北要津，是許多政治案件起訴與審判地點，判決確定有罪者，部分監禁於此，其餘或槍決或送往綠島等處，因此，對政治受難者而言，景美看守所「是個拒絕消失的過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的前幾年，僅極少數人傾向保存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犯罪現場—集中營，然而，現在許多人皆認為維護殺戮最慘重的奧斯維集中營是一個神聖的任務，能讓德國納粹殘殺猶太人的罪惡行徑不再重演，給當代或下一個世代警惕與借鏡，197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將「奧斯維辛集中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傳達「和平相處；不要戰爭」理念，近年更積極透過博物館的展示手法企圖引發對「屠猶事件」的內省思維，傳遞人權思想與推動教育工作。

相對於臺灣對於白色恐怖時期重要的「景美看守所」（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此一「真實現場」，目前仍有許多待推動處，目前也正積極推動國家人權博物館籌設工作，因此，亟需藉由現地參訪，瞭解國外在人權相關課題的博物館中，其展示手法、導覽方式與經營管理策略為何？俾利未來對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籌建工作，提供重要參考意見。

壹、計畫緣起

台灣在白色恐怖時期有許多政治犯監禁場所，包括進行感化教育的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代監執行的警備總部軍法處景美看守所與發監執行的新店軍人監獄、台東泰源監獄、綠島監獄等地方，其中景美看守所位於台北要津，是許多政治案件起訴與審判地點，判決確定有罪者，部分監禁於此，其餘或槍決或送往綠島等處。

對政治受難者而言，景美看守所「是個拒絕消失的過去」，當監禁受難者的「空間記憶」無法進入歷史，使其記憶能經歷「個人」到「集體」的過程，並經過一個「溝通記憶」階段，進而讓檔案文件提供的「觸媒」在公共領域中形成「文化記憶」，則「場域重構」將無法達到「撫平傷痛」，讓誤解獲得消弭，特別是在解嚴後，始終沒有提供一個讓創傷得以復原的過程，而當事人或者受難者家屬，許多不敢提及自己或家人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導致「歷史的真實」無法被「訴說」與「宣洩」。

相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的前 20 年，僅極少數德國人傾向保存納粹德國在波蘭與德國境內大肆興建集中營以迫害政治犯與屠殺猶太人的犯罪現場，然而，在今日許多德國人則認為維護集中營是個神聖的任務，使得德國納粹殘殺猶太人的罪惡行徑不再重演，給當代或下一個世代警惕與借鏡，如今奧斯維辛規劃完善，每年吸引許多旅客前來參觀，成為博物館、紀念場所、黑暗觀光（Dark Tourism）三合一的地方，更讓保留集中營的想法，受到很大的鼓舞。目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以下簡稱本處）管理「景美看守所」（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對於臺灣此一白色恐怖時期重要的「真實現場」，遇到許多待解決的問題，亟需藉由現地參訪，以瞭解德國與波蘭對於人權紀念相關議題的博物館展示、導覽方式與經營管理策略，俾利本處未來對人權博物館的籌設，提供一些重要參考意見。

此外，今（99）年適逢德國在台協會（German Institute Taipei）邀請本處參加「德國統一 20 周年研討會」，會中並請本處簡報有關「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經營管理現況與未來規劃方向，因此，派遣景美人園區文化園區人員前往德國與波蘭進行考察，一方面可開闢與國外人權紀念館、博物館的合作空間與交流機會，另一方面讓台灣人權教育推展工作能與國際接軌。

貳、計畫目標

- 一、德國柏林因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擁有許多歷史悠久的博物館，特別是柏林圍牆倒下後，德國政府整合東西柏林的藏品，重新規劃，透過博物館呈現分裂與統一時的歷史思維、生活習慣與文化風貌。因此，希望透過此次參訪，拜會人權相關類型的博物館，藉以學習博物館展示方法、教育推廣、經營管理模式等博物館經驗，俾利未來人權博物館開館後的營運參考。
- 二、本處受德國在台代表處邀請，參加「德國統一 20 周年研討會」，期望在研討會期間，能與參與會議之學者專家進行人權議題之意見交流，並邀請與人權博物館展示方式、導覽模式與經營管理策略相關經驗者參與本處年底舉辦之國際研討會。
- 三、此行參訪地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包括具「負面遺產」，提醒世人「和平相處；不要戰爭」的波蘭-奧斯維辛/比克瑙：德國納粹集中營及處決營，也有兩德統一多年後，為抒發德國人懷舊情緒，企圖再現東德生活的東德博物館等，希望此行藉考察納粹德國相關集中營及博物館之展示及導覽，能對景美看守所歷史場域的規劃能有所助益。

參、考察行程

日期	行程	住宿
D1 04.22 (四)	台北 Taipei—法蘭克福 Frankfurt	飛機
D2 04.23 (五)	法蘭克福 Frankfurt—柏林 Berlin 參訪：◆霍恩捨恩豪森紀念館 Hohenschönhausen memorial 1994 年成立之霍恩捨恩豪森紀念館是東德在共產主義統治時期政治受難者最重要紀念地，1940 年代是蘇聯秘密警察在德國設立的拘留和審訊監獄；1951 年東德國家安全全部接管，成為民主德國重要的看守所。 餐敘： 與東德博物館館長 Dr.Stefan Wolle 聚餐	柏林
D3 04.24 (六)	柏林 Berlin 參訪：◆東德博物館館 DDM Meseum (DDM) 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地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	柏林
D4 04.25 (日)	柏林 Berlin 拜訪：◆猶太人博物館 Jewish Meseum,Berlin ◆查理檢查哨 Checkpoint Charlie	柏林
D5 04.26(一)	柏林 Berlin 至什韋林 Schwerin	什韋林
D6 04.27(二)	什韋林 Schwerin 拜訪：◆政治受難者資料中心 The Victims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Center ◆梅克倫堡-淺波莫瑞州城邦公民教育中心 Mecklenburg- Vorpommern Citizen Education Center ◆梅克倫堡-淺波莫瑞州教育科學文化部 Mecklenburg-Vorpommer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前東德國家安全檔案中心 Former East German State Security Archives Centre	什韋林

<p>D7 04.28(三)</p>	<p>什韋林 Schwerin 至柏林 Berlin</p> <p>拜訪：◆諾曼嫩街前東德國家安全部研究及紀念中心 Research and Memorial Norman Street</p> <p>◆歌德學院文化中心 Goethe Institute–German Cultural Centre</p> <p>◆恐怖地形圖紀念館 Topography of Terror</p> <p>恐怖地形圖位於納粹德國時期(1933–1945年)蓋世太保和黨衛軍總部的建築遺址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在此地制定將歐洲猶太人系統化種族滅絕最終解決方案處，是一處將囚犯運往集中營的中轉站。</p> <p>◆薩克森豪森紀念館和博物館 Sachsenhausen Memorial and Museum</p> <p>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興建完成於1936年8月，是納粹黨衛隊首領海因里希·魯伊特伯德·希姆萊(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被希特勒任命為德國警察總長後，建立的第一個集中營，建造者是德國埃姆斯蘭地區集中營的囚犯。</p>	<p>柏林</p>
<p>D8 04.29(四)</p>	<p>柏林 Berlin–慕尼黑 Munich–克拉科夫 Krakow (交通天)</p>	<p>克拉克夫</p>
<p>D9 04.30(五)</p>	<p>克拉科夫 Krakow–奧斯維辛 Oswiecim 集中營–克拉科夫 Krakow</p> <p>參訪：◆奧斯維辛/比克瑙：前納粹德國集中營及滅絕營(1940-1945)</p> <p>Auschwitz Birkenau : German Nazi Concentration and Extermination Camp 1940-1945</p> <p>奧斯維辛(德文：Auschwitz)集中營是波蘭南部奧斯維辛市周邊地區40多座集中營的總稱，全區分為3個主要營區，目前已有兩座開放參觀，分別是：1940年興建的奧斯威辛1號</p>	<p>奧斯維新</p>

	(Auschwitz I)，及興建於 1941 年的奧斯威辛 2 號-比克瑙 (Auschwitz II-Birkenau)，1979 年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負面遺產)。	
D10 05.01(六)	<p>克拉科夫 Krakow</p> <p>參訪：◆克拉科夫歷史文化城 Krakow's Historic Centre</p> <p>克拉科夫在 11-16 世紀曾是波蘭舊首都，目前為波蘭第三大城。擁有 13 世紀時歐洲最大的市集廣場、14 世紀歷史建築城牆遺跡的舊城區、Kazimierz 猶太區的中世紀建築和猶太教堂、瓦維爾城堡哥德大教堂等為數眾多的歷史建築、皇宮和教堂，因此克拉科夫歷史文化城於 1978 年被 UNESCO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p>	克拉克夫
D11 05.02(日)	<p>克拉科夫 Krakow-奧斯維辛 Oswiecim 集中營-克拉科夫 Krakow</p> <p>參訪：◆奧斯威辛 2 號-比克瑙 (Auschwitz II-Birkenau)</p>	奧斯維辛
D12 05.03(一)	克拉科夫 Krakow -法蘭克福 Frankfurt	飛機
D13 05.04(二)	法蘭克福 Frankfurt -台北 Taipei	飛機

肆、考察報告

■ 柏林霍恩捨恩豪森紀念館 Berlin-Hohenschönhausen memorial

一、歷史簡介

紀念館位於東柏林市中心不遠處，為前東德國家安全部監獄，周圍有一座勞改營。1945年5月，蘇聯紅軍接管原屬國家社會主義人民福利組織（The National Socialist People's Welfare Organization, NSV）為冬季福利協會（The Winter Welfare Association）建於1939年的一個現代化糧食供應福利站，將



紀念館入口大門

其改造成監獄，稱為「特別營3號」，該營當時的生活條件很差，衛生條件惡劣，有時超過4200人一起關押在一個小空間，在糧食供應完全不足的情形下，許多人因而生病或死亡。1946年10月，該特別營關閉，蘇聯秘密警察便將原為「糧食供



新建大樓區的偵訊室

應福利社」（舊樓）的地下室改變成一間間的監獄，是蘇聯秘密警察在德國設立的拘留和審訊監獄，1951年東德國家安全部接管，從1951年至1989年，是東德秘密警察用來關押尚未被定罪的反政府分子的看守所，當時這所監獄位於軍事禁區，並沒有出現在任何地圖上，被秘密警察逮捕的犯人被要求戴上金屬眼鏡（wearing metal glasses），車窗是塗黑的，所以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被送往何處及關押在那裡。1961年在舊樓旁邊，新建一棟3層的監獄

（新樓）屬東德國家安全部偵訊室與監獄，新監獄區有 103 個牢房和幾乎同等數量的審訊室，監獄外部有三個瞭望塔，入口有安全門和 1.4 米高的鐵絲網牆。每年都有幾千名政治犯被逮捕關在此地，當時秘密警察對付政治上的異議份子，皆是先採取關押，再找對其不利的證據方式，1989 年東德共產黨倒台前，共有 25 萬人因政治問題被捕，其中既有政治異議人士，也有黨內失寵的官員或工會成員。

1994 年霍恩捨恩豪森紀念館成立，是東德在共產主義統治時期政治受難者最重要的紀念地，該紀念館的章程明確賦予其任務為研究霍恩捨恩豪森監獄從 1945 年到 1989 年的歷史，研究成果通過展覽，活動和出版物，並鼓勵批判共產黨專政的政治迫害和鎮壓的意識與後果。東西德統一後，考量建築物多年沒人進駐與使用後，毀壞的很嚴重，為保護破損建築物，1999 年春季，柏林參議院當局任命一個工作小組進行建物與環境的調查與研究工作，並根據建築法，詳細紀錄建築物的損害狀況，絕大多數的建築物、設備、生活用品和審訊器材皆保留完好，是一個可提供瞭解東德監獄真實狀況的場域，紀念館的導覽工作由前管理人員協助，他們之前受聘於東德國家安全部，通過他們的導覽可提供參觀者關於監獄條件和審訊方法第一手資料，另外，也請曾經囚禁於此的政治犯或教師所組成之義工協助負責導覽工作。

2000 年 7 月，紀念館以公共信託基金會之法律地位正式運作，每年經費皆由聯邦政府和柏林州政府支持。該基金會僱用 12 名員工和超過 30 個兼職工作人員，基金會的組織機構是董事會、行政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紀念館在整修過程中，出現一個核心問題，便是該區域具有不同歷史層次交織與重疊，出現紀念方式的爭議。在東德國家安全部時期，將原來部分建築物結構改變，現在再也不可能看到原來的監獄設計；因此，對於紀念館建築所應採取的措施，出現爭議，爭議點在於，是要恢復原來的特定歷史階段的建設，還是保護與紀念此區曾屬一座監獄，這種爭議總是圍繞著參與的決策者，若要成爲一個紀念館，基本的公共服務空間是需要進行一些實質性的修改。目前紀念館有自助餐廳、書店、旅客廁所、研討室。

二、發展概況

紀念館早期監獄階段的官方紀錄儲存在莫斯科，而前東德國家安全局的文件檔案則儲存在聯邦政府檔案中心。紀念館館長 Hubertus Knabe 說：目前紀念館正積極蒐集前政治犯的口述歷史，並廣泛蒐集檔案文件。包括，對個別囚犯的轉錄採訪和其他個人資料的正式紀錄，現在口述歷史資料已整理約 900 多人，另，已蒐集完成的紀念照片檔案約 1000 張，皆存儲在紀念館的資料庫中，並陸續以數位化的方式進行整理。紀念館根據章程，需提供一個展覽場地，鼓勵批判性反思共產主義獨裁統治迫害和鎮壓下的後果，基於這個原因，紀念館有規畫常設性和臨時性展覽活動。其中永久性展覽，主要規劃設計一個永久性展覽空間處理德國政治迫害的歷史；並展示霍恩捨恩豪森監獄的眾囚犯畫像以紀念他們，第二個常設展覽，主題是兒童，探討母親關在女子監獄兒童的命運，此外，還有一個臨時展覽，展示東德的歷史。

由於 Hohenschönhausen 紀念館可反映共產主義獨裁在東德幾十年的政治迫害歷史，特別是在第 2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當局在這裡設立第 3 號特別訓練營，扣留和中轉難民，這裡有數百名犯人死亡。目前紀念館重要的教育工作是希望能鼓勵年輕人認真反思東德專政時的所作所為，由於負責導覽者皆為曾經囚禁於此的政治犯，他們生動的導覽解說每每會讓前來參觀紀念館的



圖：數位化的檔案文件



檔案文件數位化



文件檔案室

學生皆會留下深刻的印象，讓前來參訪的學生感覺比在課堂上上課收獲更多。接待我們的館方新聞及公共關係負責人 Andre Kockisch 也一直強調紀念館的人權教育工作，越來越成功，2009 年，有 314,000 人參觀霍恩捨恩豪紀念館（前東德國家安全部監獄原址），其中百分之 50 是學生，總參觀人數較



該紀念館與學校合辦人權教育課程

2008 年的 249,000 人增加百分之 26。該紀念館於 1994 年成立以來，超過 1 千 7 百萬人來館參觀；更有一項令人振奮的數據，就是參觀紀念館的年輕人有增加的趨勢，2009 年有 145,000 名學生到紀念館參觀較 2008 年，增加百分之 19，另有 38,000 名遊客來自國外，較 2008 年也增加百分之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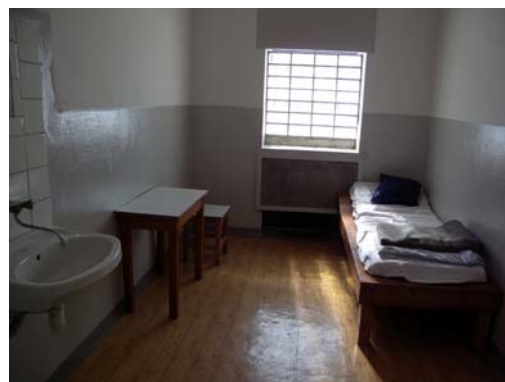
新建大樓區的羈押犯人區



新建大樓區的羈押犯人區



新建大樓的監禁區



新建大樓區的牢房



進行嚴酷審訊的地下室囚室



羈押犯人室。



倉庫改建的羈押牢房



押房大門

■ 東德博物館 DDR museum



與博物館館長斯特凡伍爾（Dr. Stefan Wolle）
博士合影

東德博物館坐落於柏林市中心施普雷河（Spree）河畔，是一座非常迷你的私人博物館，面積只有120 坪，屬於體驗型的博物館，在東西德統一多年後，德國人們發現當年生活在意識形態衝突的陰影下，「生活本身」，是值得回味的。因此博物館企圖再現當年的東德生活，為德國懷舊情緒提供可抒發的場所。

東德博物館沒有非常珍貴的藏品，展示的物件主要在呈現東德時代民眾的生活樣貌，並且讓參觀民眾以生動活潑的、互動的、好玩的方式去體驗歷史，因此，深獲參觀民眾的歡迎，特別是身處自由世界的新一代年輕人。東德博物館最吸引人的是每件展品皆沒放進封閉的櫥窗裡，致隔絕觀眾與展品互動的機會，而是讓觀眾親自，甚至鼓勵，動手去觸摸、去發掘，親身體驗東德社會主義下生活的每一天，例如，參觀者可以撥打普通家庭中的紅色電話，打開裝滿具東德時期服裝特色的衣櫃，甚至可以品嚐東德特有的 Vita-Cola 飲料，館內每一件物品的背後都能喚起對那段特殊的歷史時期的回憶。

自從柏林圍牆倒塌後，當時每天生活必需的日常用品和其他一些產品迅速從貨架上消失，如今走進博物館來參觀的原東德地區居民看著這些自己曾經使用過，熟悉的物品，都感到非常興奮與高興。東德博物館最顯眼的是位於博物館入口處的特拉比（Trabant）牌汽車，



特拉比（Trabant）牌汽車

當年此一品牌幾乎成爲代表東德的標誌，30 多年來始終沒有改變造型。「特拉比」在德語是衛星的意思，這個名字起於 1957 年，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成功發送第一顆人造衛星。

博物館的創建者及館長康澤曼曾說：「對很多德國人來說，這座博物館帶來的不僅是歷史的回顧，更是一種情感的體驗」。對於曾經生活在東德的人來說，他們懷念的，是自己走過的那段日子，對於生活在民主自由世界的人們，特別是年輕世代而言，卻是一個特殊的經驗，目前館中 1 萬多件藏品，幾乎都是東德居民捐贈的，居民從報紙上獲知「東德博物館」即將開幕，他們便開始在家裏翻箱倒櫃，整理出這輩子可能都不會用得著的東西，然後小心翼翼地送到博物館。

這次參訪，我們特別與該館現任館長斯特凡伍爾博士(Dr. Stefan Wolle)晚餐，向他請益博物館展品展示與管理的諸多議題，他也詳細地說明東德博物館(DDR Museum) 規劃方式與一般博物館不同，館內沒有按照歷史時間順序展示文物，而是按學校、家庭、工作、假期等主題區分。展示中有許多有趣的設計及互動遊戲，包括透過一個典型東德風格的客廳裏，一台舊電視正在放映東德最知名的新聞節目《今日鏡頭》，或者走進廚房實景整理櫥櫃裏的物品，模擬社會主義的生活場景，當觀眾打開衣櫃或廚櫃時，也會出現驚奇的事物；或者透過東德時代公寓的老照片、模型、舊家具、汽車、打字機等文物及圖版，讓觀眾感受、揣摩東德秘密警察監控人民生活的言論不自由歲月。該館另有一項提供博物館出租(rent out museum)的特別服務，如果你喜歡這項服務，可租下整個博物館，作爲私人活動場地，提供客人獨特的喜宴氣氛，這一點恐怕是公立博物館難以做得到的。



博物館中重現的東德生活起居



博物館重現的街道氛圍

■ 柏林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地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

一、歷史簡介

自古以來，紀念性建築在城市空間中一直扮演著超越時間與空間，具有永恆性的角色，由古埃及方尖碑到法國巴黎凱旋門（1836）的歷史案例中，戰役紀念物/紀念場域始終扮演建築歷史與公共性雕塑的核心角色，即使是經歷 200 年之後，紀念拿破崙輝煌雄偉的豐功偉業及戰場上戰士們的英勇犧牲，凱旋門象徵戰爭勝利的歷史價值是不會改變的；但隨著第一、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等戰爭事件相繼發生而讓代表勝利符碼的紀念性建築那種呈現英雄式的雄偉量體觀念逐漸發生變化，轉換成「非英雄式」的，而是做為聯繫城市歷史與記錄痕跡具有「時代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在「紀念」議題，關注的焦點在於他們與猶太浩劫歷史事件的關係上與對猶太浩劫記憶的重要性，並利用納粹的暴虐做為政治宣傳，其中位於德國柏林的「歐洲猶太浩劫紀念物」（Memorial for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多數人將它叫做“大屠殺警示碑(Holocaust-Mahnmal)”，便是處於如此的歷史背景下設置的。該紀念物最初由一個新聞工作者列婭·洛施(Lea Rosh)女士與歷史學家埃伯哈德·耶克爾(Eberhard Jackel)於1988年一同前往以色列耶路薩冷的「猶太浩劫追念地」參訪時想到：「我們德國必需要有紀念被殺害猶太人的一些東西，雖然在德國許多城鎮，都有紀念來自柏林、法蘭克福或漢諾威的猶太人的紀念物，除以色列的『猶太浩劫追念地』外，在德國尚沒有為紀念所有「歐洲」猶太人的浩劫紀念物。」因此，1988年起利用各種方式吸引聯邦政府的關心，最後獲得德國前總理柯爾(Helmut Kohl)的支持，決定該紀念物必須設置



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地地下展區展覽室

在柏林最醒目的地方，但在決定設置前，一直有來自社會不同社群對於紀念物本身的爭辯與批評，不只是對紀念物之形式有許多爭議，對於設置紀念物的意旨也受到質疑，在柏林圍牆拆除後，德國聯邦政府與柏林議會於1994年公告一項針對紀念「遭受殺害的猶太人」紀念物之國際競圖比賽，選定的地點在曾經是「蓋世太保指揮總部」所在區域，在東西德統一而成爲新首都之後，此處成爲一個國家當中各社群所賦予一個新象徵性意義的場域，共計有來自世界各地共528建設作品，一年之後（1995年）由15位評審組成的評審團公布首選作品，分別爲柏林在地建築師Christine Jakob-Marks與住東德的紐約藝術家Simon Ungers兩件作品，德國政府最後選定Christine Jakob-Marks的提案設置。

在競圖首選作品公布後幾個小時，從各地擁入的批評聲浪不斷，加入論戰的有藝術家、政治家、歷史學家、學者等在德國的報紙等刊物中發表意見，爭論最多的議題圍繞在設置此紀念物將會導致對於記憶進行「鼓舞」亦或是「阻斷」的作用，除此之外，更遭受當時猶太人代表認爲選出的作品「下手太重」、「沒有威嚴」，及「太德國人」等無法接受的反對意見而撤銷首選提案。其後，陸續舉辦多次座談會，希望能突破僵局，以確保紀念物能夠完成設置。並於會議中達成5項共識：第一，紀念物只悼念在歐洲被殺害的猶太人；第二，需在1999年1月27日（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日，也是「國際猶太浩劫紀念日」）破土；第三，設置位置應該介於在柏林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及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間佔地5英畝的「政府花園」；第四，再次邀請1995年參與競圖結果前9名提案作品，針對來自各方意見、批評與建議，修改其設計與概念；第五，最終獲選的設計將從修改後的9位候選作品中選出。

最後由建築師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提出的作品—「記憶之地」獲得評審肯定，建築師利



大屠殺警示碑(Holocaust-Mahnmal)

用面積約佔1萬9千平方公尺區域，利用混凝土長方柱組成猶如波濤起伏的墓碑群，設計師形容這片波浪「就像一片被微風撫過的麥田」，人行走其間「如同走在一片均勻的田地上」。這片紀念碑群沒有入口，因為到處都是入口；也沒有出口，因為到處都是出口。遊客可以隨心所欲從任何兩根長方柱之間進入與出去，讓遊客感覺參觀活動永遠處在一種「為完成」的狀態。

這些混凝土長方柱長約2公尺，寬約1公尺，高度從0.2公尺到4.8公尺不等，形成網狀的狹窄走道供參觀者行走，這2,711塊混凝土長方柱並無銘刻任何文字，或許寄望碑文內容交由參觀者自行填上自己的詮釋與意義。Peter Eisenman認為「任何傳統的紀念物是無法再現如猶太浩劫如此巨大的恐怖事件，也將是不適合的，……我們的紀念物企圖呈現一個對於相較於懷舊的記憶更傑出的新看法，……我們只能經由對於現今的公開宣示來了解過去。」該紀念場所經歷將近17年的多方爭論與協調後，終於在2005年5月10日，集中營解救60年後，正式對外開放，目的是為悼念德國納粹統治下因猶太浩劫而喪生的6百萬名歐洲猶太人，並意圖將該次創傷事件的記憶存放於德國的歷史中。

由設置歷程的艱辛與完成後的創造性，可知進行追念形式的過程重於追念實質物體或場所完成的有形意義，愈在追念形式進行的過程中引起愈大的爭論，其追念的價值反而比已完成後，該紀念物所表達的紀念性意義來的大且深刻，因為在激烈的辯論與爭執間，已達到進入公共集體記憶追念目的，並延伸出過去不曾



記憶之地(共有 2711 根混凝土長方柱)

被提起或對待的角度與態度。如同發起人 Rosh(2005)所期待的，不期望該追念地會將猶太浩劫的受難者記憶保留下來，而是希望當學校或團體前往參訪時，仍能持續維持對紀念地一連串的爭論。

二、發展概況

柏林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地是一處免費開放供民眾參觀的紀念場所，從構想的提出到紀念場所的揭幕，先後經歷17年的時間，差不多是整整一代人的時間，此項計畫遲遲不能啟動，與其說是民主制度必須付出的代價，不如說是一種令人尊重的「程序正義」。關於受難者的資訊則規劃設置在紀念碑下方的展覽室，其中，位在紀念碑底下的猶太受害者「資訊中心」，蒐集許多被殺害的猶太人或者猶太人家庭的悲慘遭遇的文字或物件，目前材料的大部分由以色列的猶太人紀念機構提供。

走入地下資訊中心會經過一條狹長的走道，兩旁展示6名被殺害猶太人的照片，這6個受難者代表被屠殺的6百萬同胞。在照片旁有幾行簡要的文字敘述，闡述從1933年到1945年，大屠殺是如何慢慢地計畫性的擴大，地下展區面積約242坪，裡面規劃幾間展廳向遊客展示大屠殺集中營的所有重要地點，其中第一展廳牆的四周，皆以醒目的數字和不同國家的文字，告訴參觀者在歐洲猶太人遭到殺害的人數，在旁並銘刻著15個猶太人在集中營寫下的自述，讀之則令人潸然淚下；第二展廳主題是「家庭史」，選取15個分佈在歐洲不同地區猶太家庭的經歷，展示在不同國家、社會階層及宗教環境下，猶太人的生活境況，對照歐洲猶太人在遭到屠殺前的生活及幸福是如何被毀滅的；第三家展廳是「遇難猶太人姓名展示廳」，在這間展廳中，你可通過擴音器，聽到平靜的聲音在朗讀二戰期間被殺害猶太人的姓名與簡歷，據說，如要讀完遇難者姓名與生平需花費約6年時間。然而，尚有許多遇害猶太人的姓名至今尚未蒐集齊全。

第四間展廳是「總匯篇」，牆的四周，利用當年的照片和電影資料介紹建構在歐洲210個集中營及猶太隔離區的悲慘情景。其中有許多照片呈現出納粹滅絕人性的殘酷與令人鼻酸的歷史情景。另，在紀念地總閱覽室參觀者也可在不同螢幕上瀏覽整個歐洲歷史紀念地及研究機構的現狀與聯邦議院有關「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地」設置的討論過程。

■ 柏林猶太人博物館 Jewish Museum Berlin

一、歷史簡介

猶太博物館於2001年落成，建築物是由兩部分組成，入口處是一棟柏林最古老的巴洛克式建築，原為柏林市立博物館，新館完成後已轉為服務空間，目前作為博物館主體的新建建築物是建築師丹尼爾·理伯斯金（Dani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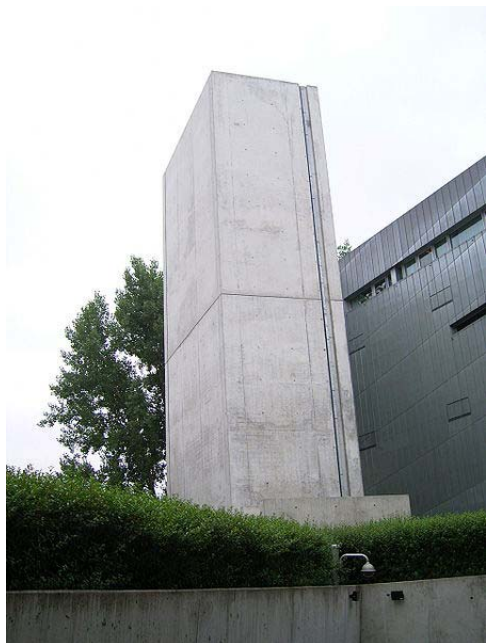
博物館外貌的窗戶呈現不規則切割狀

Libeskind, 1946-) 設計的，為一座建築沉穩風格的解構與前衛建築；地下及地面各層是展示空間，最頂層是辦公空間。理伯斯金作為猶太人，對納粹屠猶有超乎一般人的理解，博物館的入口選在原柏林市立博物館內部，更象征德國歷史和猶太人歷史的糾纏。

博物館建築空間明確地表達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深刻思考，對參觀者而言，新建築物以幾近神經質的蛇行彎曲角度造成的空間效果，讓人皆可立刻感受到一股迎面襲來的刺痛。走進這座博物館，像進入一個傾斜不平衡的世界，垂直、水平交錯的動線實在令人迷惑，宛如走入許多被人刻意設計的空間舞台，情緒隨之上下。理伯斯金用線條語言組織博物館內部空間，到達下層的展覽空間後，前面會出現三條分叉的道路：一條是死亡軸線，通向巨大黑空間的「浩劫塔」，象征滅亡；一條是流亡軸線，通向後面的庭院，庭院內樹立混凝土方柱，象征流亡；最後一條是生線。

博物館內有連續向上的大樓梯連接展覽廳，展覽內容呈現猶太人的歷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屠殺的史實。「浩劫塔」的內部，寒冷黑暗，只有頂部一束微

弱的光，光明和生命在這條通向死亡道路的盡端，顯得蒼白而遙不可及。通向生的軸線，也被稱為連貫軸，串連展覽空間和其他兩條軸線，展現猶太人的屠殺和



浩劫塔

流亡的歷史外。橫七豎八的結構樑也顯示這條道路的艱辛。這個博物館內有一個永久展出，是以色列藝術家梅納什（Menashe Kadishman）設計的“memory voice”，它的德語名字是 Shalechet，意為“落葉”，是為紀念遭遇大屠殺的猶太人，作品將 1 萬個鋼板制作不同的、粗糙的、象征人的面孔，鋪滿地面。參觀者可以隨意踩上去，隨著參觀者的走動，鋼板間的撞擊聲在巨大透空的空間裡不停的反射回繞，如千百萬猶太人的哭訴，是一件發人深省的作品。

博物館建築外部室採用鍍鋅金屬片做外觀，在陽光下呈現銀色。若從空中鳥瞰博物館新的建築體，呈現閃電狀，窗戶也是呈細長條不規則閃電狀，不規則地橫切博物館建築的本體，甚至連展示空間燈軌的設計，依舊延續閃電狀風格，外牆這些窗口線是依據柏林地圖上的一些猶太歷史地點被連接起來的，暗示猶太人曲折而艱辛的歷史。

二、發展概況



博物館入口

猶太博物館的入口是利用原柏林市立博物館，由於展覽主題過於敏感，因此在進入博物館前，會經過嚴格的安全檢查，除相機外，背包或行李皆需辦理寄放。該館內部展覽與外部建築相較，精彩不相上下，入內後，可以明顯感受，常設展整個空間非常重視博物館的教育推廣功能，設計上有許多參與性、互動性的設計。

該館的常設展位於建築最高的樓層，展品繁多、展示手法非常豐富，若以一天的時間參觀，仍是相當緊湊，因此，此

一博物館非常適合在地居民多次參訪。該館的展覽內容豐富，**從1975 年開始收集史料及展品，直到2001 年才開放展出**。展覽從極速下降的樓梯進入展場，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以白色和灰色為主色調的展場，展覽主題是20世紀德國猶太人的命運：移民、檢驗和生存，是一個博物館的背景，採倒敘法讓民眾先了解20世紀猶太人的苦難。此處的展示，是以建築空間為主要表現，安靜的呈現人、故事與物件。

整個博物館佔地約3000平方公尺，依年代順序分區展現在德國目前地理位置上，猶太人的歷史，其中，20世紀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依然佔該館相當大的展示面積，透過大量的文物、圖像、信件及相片等，運用



幾何切割的窗戶，從內部看也極具特色

多樣的展示手法，色彩的使用有別於入口的白灰色調，讓整個展場看起來色彩豐富，由此可看出博物館將參觀者設定在中、小學教育之用心。

博物館使用許多多媒體技術，就耳機來說，就有配合教室造景的話筒式耳機、坐在仿造下雨場景的座位耳機及座位兩側有發聲器的耳機。影片播放方式有圖文版的、有直接投射於牆壁上的，也投射於螢幕的，甚至還有設計如轉盤遊戲的播放方式。展場內教育活動場地相當豐富，有專為小學生設計的互動區域，也有提供安全且適合幼兒的活動器材。參觀後的感想，就是這個博物館並未沉溺於猶太屠殺歷史的黑白歷史中，反而在展場呈現上，是彩色世豐富的，博物館是熱切地希冀透過教育推廣，提供一個認識猶太人的場域，讓民眾產生親切及認同感。目前該館更積極地想成爲一個猶太人研究、討論和交流中心，讓不同觀點與各種族群前來參觀與交流。

■ 查理檢查哨 Checkpoint Charlie



發生當時的檔案照片

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或稱為 C 檢查哨），位於柏林市中心，是冷戰時期柏林圍牆邊東德與西柏林進出的一個檢查點。柏林圍牆拆除後，此檢查哨並未隨同拆除，是現存唯一的柏林圍牆檢查哨，目前成為柏林旅遊的重要景點。

查理檢查哨位於 Zimmer 街上，1961 年東、西柏林圍牆就是沿著 Zimmer 街豎立起來的，此一道圍牆，將柏林分為兩半，美國、蘇聯兩方在此對峙，無數的家庭被迫拆散，於是在那個荒謬的時代中，各種悲慘、光怪陸離的故事發生在這道牆旁邊。離查理檢查哨不遠處的人行道上，有一座古銅色的柱子，上面有一句話：「Peter Fechter，1944-1962，他要的只是自由而已！」雖然只是簡短的一句話，卻道盡當時東、西德被柏林圍牆隔絕後，所有追求自由者的心聲。德國統一之後，人們開始悼念所有為自由、民主而逃離東德卻為該信念犧牲寶貴生命者，德國政府也開始著手處理在圍牆邊被射殺者的案件。自由無價，那些勇敢追求自由卻為此犧牲生命的人們，顯示自由的無價。

彼得費希特爾（Peter Fechter），十八歲，是建築圍牆的工人，他利用修築隔離牆時，與朋友赫爾穆特（Kulbeik）藏在 Zimmer 附近的一個木匠工作室旁的牆，企圖投奔到西柏林，當時 Kulbeik 成功地越過牆，而費希特爾正準備越過牆時，被東德士兵槍擊，他遭受槍擊後，並沒有立刻死亡，而



Zimmer 旁的古銅色柱子

是爬回靠近東柏林鐵網圍籬邊求救，當時他沒有得到任何一方的醫療援助，致流血一小時後死亡，當時西柏林民眾，包括記者，皆聽到他以微弱的聲音向駐守西柏林的美軍呼喊。不過，卻未獲美軍的幫助，讓西柏林的民眾群情激憤，認為美軍違反人道精神。

如今柏林圍牆拆除，東西德統一，這位年輕人逝世後 40 多年後，現在經常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來此悼念，更多時候是德國中小學老師帶著一大群年輕學生圍繞在這個柱子的周圍，講述著柏林圍牆過去血淚斑斑的歷史教訓。



■ 什韋林政治受難者資料中心

Schwerin Victims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Center

什韋林政治受難者資料中心的前身為東德監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紅軍利用此一監獄審判納粹的戰犯，也處理他們國家那些反對蘇聯政權的異議份子，人們從此座監獄的歷史，可看到當時德國政治犯的恐懼與所受苦難的歷史過程。

目前資料中心空間的一半仍為看守所，看守所透過一座空橋與法院連接，當犯人經過審判後，走過空橋，便到監獄。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這裡曾監禁總數約 20 萬反對共產主義的政治犯，目前中心正協助平反當初監禁於此的政治犯，希望在他們有身之年能還他們清白及給予補償。

此資料中心曾經荒廢一段時間，目前由梅克倫堡淺波莫瑞州教育科學文化部 (Mecklenburg-Vorpommer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規劃為一紀念場域，目前工作人員已慢慢地將當初監禁於此的政治犯資料整理出來，現在資料中心的營運經費是來自文化教育部門補助，中心的地下室為資料中心的檔案室，一樓為展示館，二樓為教育中心，塔樓原是監獄的教堂，50 年代改為審訊室，現改為展覽空間。

德國目前對待政治受難者的態度是被動地等他們提出平反後，政府的調查工作才會開始進行，由於當時對政治犯的審判案件，在德國皆找不到任何文件紀錄，也就是說在德國是無法蒐集到檔案文件的，因為當初由蘇聯紅軍進行的政治審判案件，相關檔案資料皆被帶回蘇聯。



資料中心入口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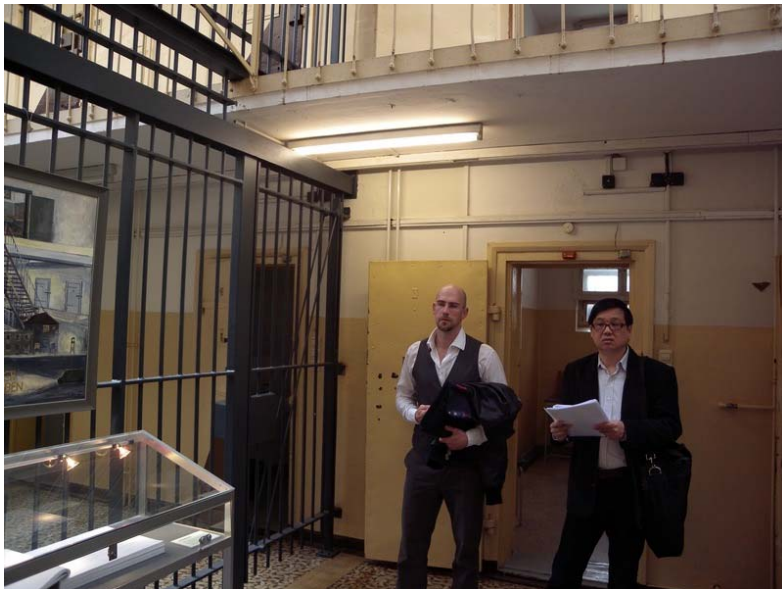
連接法院與監獄的空橋



監視器



導覽人員解說監獄現況



監獄一隅



原是監獄的教堂現改為展覽室



押房內部



手銬腳鍊



牢房修改成文物展覽室

■ 前東德梅克倫堡—潛波莫瑞州城邦公民教育中心

Mecklenburg- Vorpommern Citizen Education Center

此行我們藉由去（2009）年至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拜訪的穆特斯（Jorn Mothes，德國梅克倫堡—潛波莫瑞州教育、科學暨文化部主任）引薦下，前往拜訪梅克倫堡—潛波莫瑞州城邦公民教育中心主任瑪麗塔帕赫爾斯（Marita Pagels-Heineking）女士，希望能瞭解該教育中心目前的主要任務與工作，由於穆特斯先生先前已向瑪麗塔主任介紹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目前的工作與未來規劃方向，對我們到訪的原因，已有充分的瞭解，因此，對我們的來訪，顯得非常高興。

座談會一開始便由我們詳細說明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現況及未來擬辦理的工作內容，交換相關經驗後，瑪麗塔帕赫爾斯主任接著向我們詳細說明該中心的 3 項重要工作：一、協助政治受難者恢復名譽與申請補償；二、人權教育工作的推廣；三、編輯書籍與研究調查工作。由於該中心依據法令，政治受難者申請恢復名譽與補償的期限將於明（2011）年到期，目前中心正在尋求轉型。

另，該中心為建立與受難者協會的交流，目前皆主動編輯書籍與製作光碟，希望的更廣泛的讓受難者或家屬了解該中心的工作任務，另外，該中心也利用教育巴士巡迴各地推廣人權教育。該教育中心主任職務為州議會任命，4 年 1 任，可連任一次。

■ 前東德梅克倫堡—淺波莫瑞州教育科學文化部

Mecklenburg-Vorpommer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此行在穆特斯 (Jorn Mothes, 德國梅克倫堡—淺波莫瑞州教育、科學暨文化部主任) 引導下, 前往拜訪該部副部長 Udo Michallik, 從副部長的說明中, 我們瞭解梅克倫堡—淺波莫瑞州教育科學文化部目前正積極與州各個部門合作, 特別是與司法部門合作, 希望能借司法的審視還政治受難者公道, 由於東德時期的許多政治受難者的檔案文件, 目前仍保留在軍方, 文化部門希望透過合作機制, 取得文件, 以還原歷史的真相。



與教育科學文化部副部長 Udo Michallik 座談

目前前德國聯邦政府層級下的相關機構有 17 個：**梅克倫堡-淺波莫瑞州 (Merklenburg - Vorpommern) 教育、科學及文化部**為 17 個機關之一。根據德國憲法第 28 條第 2 款及第 30 條規定, 各邦和特別區的政府是德國文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換句話說, 文化事務的管轄權在邦政府和特別區政府手上, 因此各邦有權依自己需要及社經狀況, 制定符合的相關法規。根據傳統, 各邦的文化事務通常都和科學與教育事務結合在一起, 由同一個部門管理。

在聯邦政府的層級上, 與文化事務相關的重要基金有兩個：聯邦文化基金會與邦際文化基金會。在聯邦層級以下的相關機構則有 17 個分別為巴伐利亞邦教育與文化部、柏林市文化事務參議會、漢堡特別區文化局、黑森邦科學暨藝術部、薩克森-安哈特邦文化部、北萊因-西發里亞邦藝術基金會、北萊因-西發里亞邦都市發展及建築暨文化、運動部；薩爾邦教育、文化及藝術部；梅克倫堡—淺波莫瑞州教育、科學及文化部；什列斯威-霍爾斯坦邦教育、科學、研究及文化部；萊因蘭-法爾茲邦教育、科學、青年及文化部；布蘭登堡邦科學、研究及文化部；巴登

- 符騰堡邦科學、研究及文化部；下薩克森邦科學、研究及文化部；薩克森邦科學與藝術部、不來梅文化參議會及圖林根邦（Thüringen）教育部。

■ 前東德國家安全檔案中心（聯邦政府分部）

Former East German State Security Archives Centre



與檔案中心主任 Dr.Volker Hoffer 先生座談

「國家安全檔案中心有許多「黨」的文件，目前存在中心的檔案文件正在做數位化的處理，若是用紙本排列應有 120 公里長。」當我們拜訪該中心主任 Dr.Volker Hoffer 先生時，他做上述表示，在 90 年代時，一般民眾常常發現國家安全部門偷偷地在燒毀檔案資料，於是在緊急搶救下，才保

留下許多檔案，目前正陸續整理，根據檔案中心的估算，預計尚需 15 年才能將保留下來的檔案整理完成。

當時，在搶救回來的資料中，有 1 萬 5000 袋的紙本是被撕毀的，約有 6 噸的資料被東德國家安全部門挖洞埋在土裡，更由於該州靠海，因此，也發現許多檔案文件是密封起來丟到海中藏起來，目前在**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檔案庫中可看到當時銷毀檔案文件所使用的器物，另外國安部門為迅速銷毀資料，更利用機器日以繼夜絞碎文件，目前檔案庫留有當時在銷毀檔案文件時的機器，該機器因不堪長時間使用而損毀，更因為當時負責銷毀者，急於銷毀所有檔案，將文件連檔案夾一起投入銷毀，造成機器損毀，使我們能夠看到當時來不及銷毀的檔案資料及銷毀的機器。



檔案文件資料地下儲藏室

梅克倫堡-淺波莫瑞州的羅斯托克市是德國北部及波羅的海沿岸的城市，因此，東德國家安全部為將檔案文件藏起來，便將檔案密封起來丟到海中，目前在檔案庫中可看到當時使用物件。



檔案文件資料庫



存放檔案文件儲藏櫃



儲存檔案文件的防水鐵桶



銷毀文件作業用的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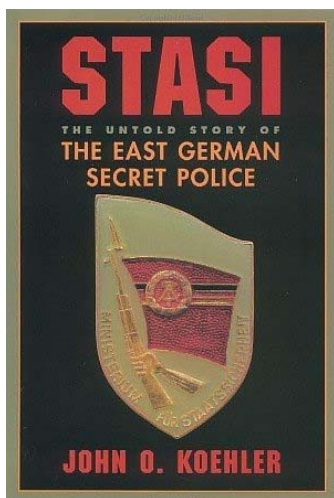
■ 諾曼嫩街研究及紀念館 Research and Memorial Norman Street

一、歷史簡介

諾曼嫩街研究和紀念館前為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總部，1990年1月15日，憤怒的人群衝進位於諾曼大街上的國家安全部總部，佔領總部的設備及搶救當時國家安全部人員欲銷毀的檔案文件，這些檔案文件許多都是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通過特務手段蒐集到的，當時佔領東德國家安全部總部的意義是讓大多數檔案得以保留下來，讓重新統一後的德



紀念館外觀



東德國家安全部標誌

國有機會揭開當時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的神秘面紗，要讓他們為40年時間裡發生的刺探行為承擔責任，因為這個原因，人們需要那些檔案。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政治受害者平反也需要這些檔案。

目前陳列在紀念館的文物部分是民間捐贈的，部分是由

國家移交給紀念館的。現在民眾可以自由參觀真實實景的國家安全部辦公室，與當時國家安全部辦公室陳設是



導覽人員解說紀念館的歷史與現況

相同的，紀念館規劃的常設展主要是向人們展示民主德國的國家安全工作、政治

體制和東德的反對派情況。

東德國家安全部 Stasi 是 Staatssicherheit 的縮寫，1950 年 2 月 8 日成立，全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也有翻譯成“史塔西”。成立宗旨是擔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政治警察，負責蒐集情報、監聽監視、反情報等業務。紀念館展示當時各式各樣的監聽工具，讓前來參觀的民眾與學生覺得恐怖。Wilhelm Zaisser 是第一任東德國家安全部部長，但使他的職務很快就被 Erich Mielke 取代。1950 年至 1989 年之間，國家安全部管轄有 17 個監獄，約 91,000 名正式聘用的探員，175,000 名在民主德國國內的正式的通報合作者，即著名的“IM”，另有 2 萬名“IM”通報合作者潛伏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因此，東德國家安全部共擁有 286,00 名合作探員，由此可見，東德國家安全部的情報網是非常綿密、而且有效。一旦東德國家安全部確認某某人的政治意見，他們會用低調的壓力逼使當事人辭職、逼使學生終止學業。



展覽室的檔案圖片展示



展覽室的檔案文物展示

二、發展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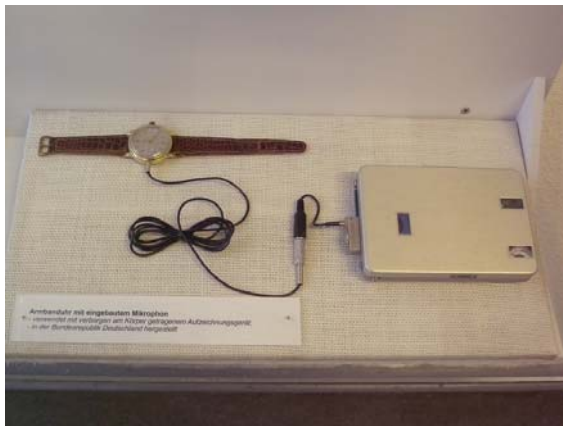
紀念館目前是交由協會管理，營運紀念館的經費 3 分之 1 是由柏林州政府補助、另外 3 分之 1 是由聯邦政府補助，置於其他的 3 分之 1 是依賴門票收入，經管成員依直擔心協會因為仰賴政府機構的補助，讓紀念館的營運目標，受到政府的主導過深，失去多元化，目前紀念館的管理工作人員有 5 人，其中 3 位是正式人員，2 位是臨時人員，目前每年約有 9 萬人到紀念館來參訪。

經過專業導覽人員細心的導覽解說後，我們坐在當時東德國家安全部辦公室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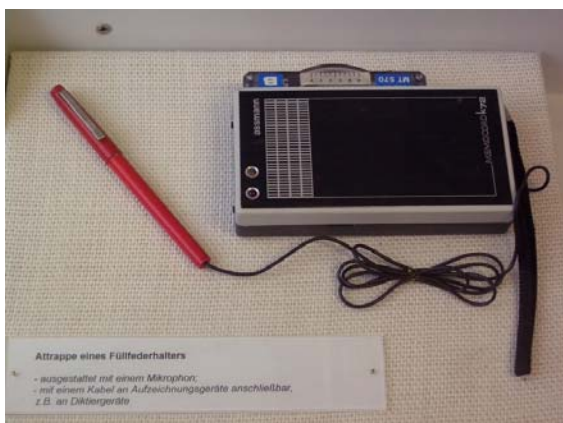
過的沙發，在餐廳中與專業導覽人員交換意見，訪談後，發現由於倚著承載歷史重量，讓身體隨著歷史的重量深深地陷進沙發，有種不能自拔的憂傷，「人權」的重量不可謂不輕。



囚禁犯人的偽裝車



前東德秘密警察總部的辦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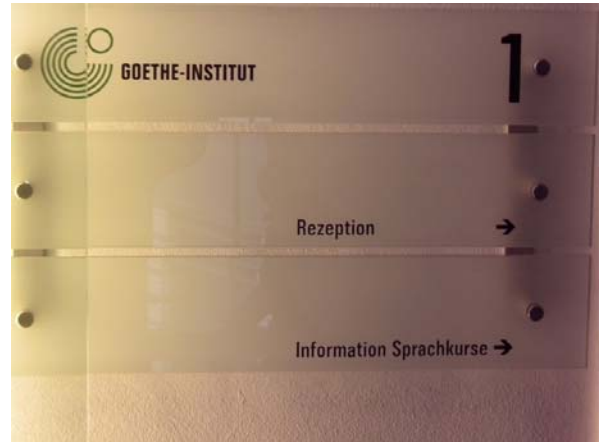
東德秘密警察的各種偽裝監視錄音設備。



與紀念館的導覽員座談

■ 歌德學院文化中心 Goethe Institute-German Cultural Centre

廣設於德國各大城市及全球國際性都市的歌德學院文化中心（Goethe Institute-German Cultural Centre），是德文教育機構，由聯邦政府文化預算補助。



歌德學院文化中心

德國聯邦政府主管對外的文化政策，像是國際間的文化交流事務。1998年，聯邦政府任命「文化事務與媒體聯邦政府委員」（現在更名為「文化事務與媒體聯邦專員」），這是德國首次在聯邦政府的層級任命國內文化事務的溝通窗口。德國議會也隨之成立「文化事務與媒體委員會」，做為監督聯邦專員的機制，同時也為對外的文化政策向外交部提出建言。除了審查各邦政府是否已盡力提出最合時宜的文化政策外，當邦政府對文化議題有爭議時，例如是否要為納粹時期的受難者設立紀念碑的議題，該委員會也會依據預算做出仲裁。

我們此次拜訪歌德學院文化中心主要是想了解負責文化事務與媒體的聯邦專員 Titus Graf,LL.M. (k41) 先生在進行納粹暴行清算的過程中，是否會遇到困難，並請教Christian Freiesleben (k43) 先生主要的工作在進行民主德國罪行的清算工作是否同樣會遇到狀況。



與聯邦專員 Titus Graf,LL.M.(k41)
與 Christian Freiesleben (k43) 座談

■ 恐怖地形圖 Topography of Terror



恐怖地形圖建築完成的外觀

一、歷史簡介

恐怖地形圖（Topography of Terror）位於納粹德國時期（1933-1945 年）蓋世太保和黨衛軍總部的建築遺址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在此地制定**最終解決方案**，執行將歐洲猶太人系統化的種族滅絕計劃。納粹時期約有 1 萬 5000 人被關在阿布希雷王子街，許多囚犯在關閉審訊期間遭

到殘酷的虐待，部份不堪受虐者被逼得自殺。此外，阿布雷希王子街（Prinz-Albrecht-Strasse）是一處將囚犯運往集中營的中轉站。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1942 年，蓋世太保和黨衛軍總部的建築遭盟軍轟炸幾成廢墟，戰後德國極力重建遭受戰爭摧毀的都市，但一個曾經是國家社會主義下執行迫害行為的總指揮場所，當時人們皆以逃避且無暇顧及的「刻意遺忘」態度面對，因此「恐怖地形圖」此一區域，在戰後任其荒廢，1956 年，人們主動清理廢墟，使之成爲一片空地，以後又成爲汽車試驗場地。1961 年，美蘇冷戰時期，沿着阿布雷希王子街的南側修築柏林牆，從 1961 年至 1989 年，毗鄰恐怖地形圖這一段的柏林牆沒有拆除。1980 年代，社會大眾開始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人的浩劫逐漸產生興趣與關注，1981 年，人們要求在這裡建紀念館，隨後於 1985 年底，政府從瓦礫中發現蓋世太保和黨衛軍總部的地下室與廚房的地基。過去用來執行國家主義行動的實質場所，未來幾年將陸續呈現於柏林都市景觀中。



館長湯馬仕現場解說與導覽

1987 年慶祝柏林 750 周年時，將會是刑求與處死罪犯的區域挖掘出來，逐漸將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的證據攤公布出來，成為現地展示的紀念館。紀念館館長湯馬仕（ Thomas Lutz, Head of Memorial Department ）一邊在現場解說紀念館目前的進度，一邊告訴我們，德國政府在 1992 年成立保護遺址的基金會－「恐怖地形圖基金會」（ Topography of Terror Foundation ）時，引起許多的反對聲浪，



館長湯馬仕現場解說與導覽

認為修復此一場所，將讓此地成為納粹份子的聚集地，為解除疑慮，當時基金會便決定此處的定位不是正式的紀念場域，而是計畫於未來興建文獻中心與旅客資訊中心，並成為一個聚會所。他並且說明，紀念館成立的目的並非為了紀念受難者，最重要的是要讓參觀者瞭解納粹政權的錯誤，並提出檢討與反省，次年，基金會發起永久性紀念中心的建築設計競賽，建築師楚姆托爾（ Peter Zumthor ）的設計被選中。然而在混凝土核心部分完成後由於資金問題而停建。目前的新館採用的是女設計師威爾姆斯（ Ursula Wilms ）的方案－一個不太高的方形建築，中間有一個方形的庭院。人們可以從露天樓梯登上主層。那裡有活動室、咖啡廳、圖書館及一個 800 平方米的永久性展廳。用圖片和實物分五個章節介紹納粹恐怖政權。

二、發展概況

「恐怖地形圖基金會」（ Topography of Terror Foundation ）的宗旨為：紀念納粹主義犧牲者以及告知世人納粹主義的暴行，組織包括恐怖地形圖文史資料庫（ Topography of Terror Documentation Center ）、歷史基地(Historic Site) 及 Nazi Forced Labor Documentation Center (納粹勞動文史資料庫)，其工作內容：維護並確保各組織的歷史完整度，並持續加強並收集相關史料，達到展覽以及教育目的。

紀念館館長湯馬仕（Thomas Lutz）帶我們參觀預計在今（2010）年 5 月 6 日開幕的會場，並說明中心內規劃有長期展覽、特殊及臨時展覽、圖書館、多媒體會議中心等。參觀者可透過史料解說、照片、文件、生還者訪談紀錄及電腦動畫等展品。另外，當時納粹展開大逮捕行動時，所拍下的可怕黑白照片，也將會在展覽廳內展示，了解德國如何在短短幾年間從不完美的民主國家變成擁有國家恐怖機器的法西斯獨裁政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65 年後，「恐怖地形圖」紀念館在籌劃 23 年後，終

於在我們回到台灣後，於 2010 年 5 月 6 日對外開放，由當地的新聞報導獲知，當天恐怖地形圖基金會執行長（Executive Director, Foundation Topography of Terror）納哈瑪（Andreas Nachama）表示：「紀念館這裡不是龐貝古城，來這裡不是看原建築，而是瞭解導致數百萬人喪命的納粹恐怖主義。」這座耗資 3400 萬美元興建的紀念館，是兩層樓的低矮鋼骨玻璃結構，該設計讓參觀者有漂浮離地的感覺。

在「恐怖地形圖」文獻中心尚為臨時建築時，每年就接待 50 萬參觀者。預計今後會有更多的人前往參觀，取代目前每年吸引約 50 萬人參觀的「恐怖地形圖」露天臨時展館。2004 年，紀念館初期的建設工程曾因建築成本大幅飆漲而被迫擱置，但今日這座由德國建築師威琳所設計的建築物即將在預算範圍內竣工，而紀念館館長湯馬仕（Thomas Lutz）與他的團隊即將從 3 月起陸續搬入新紀念館。參訪當日從紀念館窗口望出去，可以瞭望到仍保存在市中心的柏林圍牆殘餘部份，



見證納粹殘忍的展覽海報

想當初那一道圍牆，在歷史的洪流，切割出多麼大的傷口，遲至今日，相信這傷口仍需慢慢地修補。



與館長湯馬仕座談



展示的歷史文件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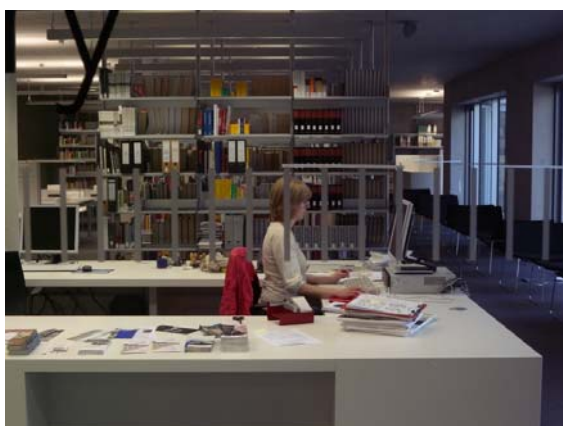
戶外展示區



圖書檔案室



地下儲物倉庫改建的牢房



39檔案管理室

■ 薩克森豪森紀念館和博物館 Sachsenhausen Memorial and Museum



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入口處的 3 層高塔樓，鐘停留在解放日的時刻

參訪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博物館時，約莫早上 10 點，當時天空很藍，天氣相當炎熱，儘管額頭已感灼傷，但總有一陣涼風莫名襲來，心裡涼涼的。

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興建完成於 1936 年 8 月，是納粹黨衛隊首領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被希特勒任命為德國警察總長後，建立的第一個集中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占領區集中營的指揮總部，建造者是德國埃姆斯蘭地區集中營的囚犯。

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占地 400 公頃，整個營舍的布局是個正三角形。囚犯居住的木制營房呈扇形分布其間，當時集中營裡有工廠，甚至有特種行業場所，年輕女性提供囚犯性服務，讓納粹賺錢。此一座集中營是完全按照希姆萊要求設計而建造的，因此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是一座「現代化」程度最高的集



集中營的全貌，綠色部分是目前留下的建築體

中營，為往後德國在歐洲各地建造集中營樹立「理想」的模式。

從 1936 年開始到 1945 年解放，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先後關押自 40 多個國家的 20 多萬囚犯。一開始，這裡關押的囚犯主要是納粹政權的反對者，後來又關押共產黨人、社民黨人、抵抗運動戰士、猶太人、同性戀、吉卜賽平民及蘇聯戰俘等。

1939 年，戰爭爆發後，許多囚犯陸續被運送來這裡，其中有 10 多萬人慘遭黨衛隊殺害或者死於飢餓、勞累、疾病和醫學實驗。1945 年 4 月，納粹分子在蘇聯紅軍到來前將囚犯撤離，執行「死亡行軍」的行動，結果又有幾千名囚犯倒斃在路上，參觀集中營展覽場所展示的照片中，有許多在樹皮上寫下的文字或訊息，是死亡行軍的囚犯留給親人的最後訊息。當 4 月 22 日蘇聯紅軍和波蘭部隊解放這座集中營時，只有大約 3000 人生還，其中絕大多數是病人、醫生和護理人員。而集中營房舍部分毀於納粹的焚燒，半數毀於附近居民為拆房舍的木材燃火而拆毀。導覽人員說毀損的房舍並未打算恢復，的建造當初是以功能取向，所以建築型式並無重要的價值，其重要性在於，集中營中建築群所營造的空間氛圍，具有時代的意義，因此，紀念館並不往興建新的博物館展示各項主題的方向規劃，而是採分散展示方式，藉建築空間與事件的發生，呈現歷史的真實。

1961年4月22日，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正式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原址設立紀念館與博物館。並建造一座大約40公尺高的紀念碑，為紀念當年被關押在此的政治犯。



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大門上的「因勞動而自由」字樣



民主德國為紀念關押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政治犯的紀念碑

碑身的頂端有18顆紅三角，象征著當時集中營的囚犯主要來自18個歐洲國家，碑頂的紅三角與政治犯號衣上縫製的紅三角是一致的。紀念碑前的雕像展現當年蘇聯紅軍解放集中營時的一幕：兩名集中營生還者簇擁著一名蘇聯紅軍戰士。德國統一後，德國政府宣布該紀念館為勃蘭登堡州和德國聯邦政府共有，各撥款50%補助紀念館作運作經費，並由集中營基金會下的財政委員會負責請撥作業及紀念館的財政運作、經營項目等。

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的入口處聳立著一座3層高的塔樓，在入口處的大門上，現在依然留有“因勞動而自由”等字樣，當年，送進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的囚犯就是從這塊招牌旁，走進去的。當我們問導覽人員一個問題，認真工作真能換回自由嗎？她的答案是否定的，進入大門，迎面就是囚犯們每天早晚兩次集合的大廣場。不論是狂風暴雨還是烈日嚴寒，囚犯們每天做工前和收工後都必須在這裡一動不動地站立幾個小時等候點名。有時候在寒冷的冬天，如果犯人的人數不對，那些囚犯便要在那站上兩天一夜。在冬天當地的氣溫往往都在零下十幾度的天氣，許多人常常因為無法忍受酷寒的侵襲而倒下，德軍就會當場射殺。目前集中營仍保留毒氣室、槍決場所、焚屍爐遺跡等。



薩克森豪森紀念館大門



囚犯槍決場



毒氣室



猶太人在死亡行旅中給親人留下的訊息



囚犯們每天早晚兩次集合的大廣場



受難者紀念物



集中營的藝術策展作品



集中營餐廳整修成展覽室

■ 克拉科夫歷史中心區 Krakow's Historic Centre

相較於華沙，克拉科夫(Krakow)是個幸運的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波蘭唯一未受砲火攻擊而毀損的城市。1944年8月波蘭人爲對抗德軍發起「華沙起義」，結果失敗，起義期間希特勒下令要華沙從地球上消失，因此，連續進行63天的轟炸，因此華沙城約85%遭到德國納粹軍隊摧毀，特別是當時波蘭反抗軍總部的



克拉科夫舊城區建築物

的舊城區，擁有許多具波蘭民族意識和文化意義的建築群，都在戰火中灰飛煙滅，而華沙的市民，特別是猶太人，也在這次的事件中成無辜的受害者，有70 萬人被迫離開華沙，其中約有6萬人被送到集中營。

克拉科夫在11-16世紀（1038-1596 年間）曾經是波蘭舊首都，目前爲波蘭第三大城、波蘭南部第一大城。由於這座城市擁有13 世紀時歐洲最大的市集廣場、14 世紀城牆遺跡、Kazimierz猶太區的中世紀建築和猶太教堂、瓦維爾城堡哥德大教堂、中歐第二古老的大學－克拉科夫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等爲數眾多的歷史建築、皇宮和教堂，因此於1978 年被UNESCO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指定範圍包括瓦維爾城堡、舊城區、猶太人歷史遺跡城區等區域。

克拉科夫建城的歷史可追溯至西元9世紀，當時建立瓦維爾城堡，中世紀的克拉科夫更發展成歐洲重要的貿易中心，與維也納、布拉格並列爲中歐三大商業中心。由於克拉科夫深厚的城市歷史，長期以來一直是波蘭科學、文化、藝術的中心，更是波蘭古蹟密度最高的城市，成爲文化觀光重鎮，每年約有200萬遊客來此參訪。克拉科夫著名的歷史文化遺蹟包括：

一、瓦維爾城堡 Wawel's Castle

建造於瓦維爾山上的瓦維爾城堡，在西元9世紀時興建，世代為波蘭國王的王宮，王宮中有禮拜堂、寢宮、花園等空間。相傳為神話故事「屠龍記」的發生地，目前在靠維斯杜拉河（Vistula river）的城牆邊安置了一座「瓦維爾龍」雕像，紀念這個神話故事，廣受民眾歡迎，「瓦維爾龍」因此成城市的代表圖騰。

城堡中最耀眼的建築是停放歷代波蘭國王棺木的瓦維爾城堡大教堂，興建於1020年，有金色的圓穹頂鐘塔，也有哥德式的尖塔，顯見不同時期修建痕跡。

二、舊城區 Old Town

以14世紀歷史建築遺蹟為主的舊城區，保留歐洲中世紀的舊街道、城牆、城門及教堂等建築，街道規劃是以瓦維爾城堡為中心呈放射狀，銜接至城堡，呈現了中世紀城市的歷史風貌。最值得一看的古蹟是中央廣場（Main Market



瓦維爾城堡入口大門



瓦維爾城堡大教堂



瓦維爾城堡文藝復興庭院

Square)，它是中世紀最大的市集廣場，長達200公尺，四周圍繞著各式各樣的餐廳及商店，象徵著過去繁榮的貿易古城榮景。主廣場中央的織品會館（The Cloth Hall）是過去重要的商業交易場所，現今為紀念品商店區；矗立一旁的聖瑪麗教堂（St.Mary's Church），其哥德式雙塔則是廣場上最顯目的地標，還有舊市政廳鐘樓（Ratusz Tower），交織成為最美麗的廣場，為觀光客聚集、休憩的最佳場所。



克拉科夫舊城區廣場雕塑



科拉科夫舊城區街道



克拉科夫舊城區教堂

三、猶太人歷史遺跡城區 Kazimierz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蘭猶太人幾乎慘遭滅絕的不幸，回想起來至今仍令人痛心。14 世紀時，波蘭國王卡西米爾三世以推動城市的自治權及工商發展進行改革，同時鼓勵猶太人移民至波蘭居住，使猶太人口逐漸增加，在波蘭落地生根。Kazimierz 城區是 1335 年為猶太人所建立的居住地區。



猶太人歷史遺跡城區 Kazimierz 全區圖

目前整個猶太區保留有中世紀的建築，其中猶太教堂是最重要的古蹟，也是最易感受到猶太人生活習慣、傳統、風俗文化等氛圍的地方。區內包括了波蘭最古老的老猶太教堂(The Old Synagogue)，相傳是由卡西米爾3世興建，目前已改為博物館。1553 年興建的 Remuh 猶太教堂 (Remuh Synagogue) 則是本區第二古老的猶太教堂，同時也是最古老的猶太人墳場。區內處處可見到猶太符號，廣場附近散布著酒館、餐廳，此區以猶太菜聞名。



猶太人歷史遺跡城區教堂



猶太人歷史遺跡城區跳蚤市場



猶太人遺跡城區重要建築物



猶太人歷史遺跡城區



猶太人墓地.

■ 奧茲維辛/比克瑙：前納粹德國集中營及滅絕營（1940-1945）

Auschwitz Birkenau : German Nazi Concentration and Extermination Camp 1940-1945

一、歷史背景

（一）、死亡工廠

奧茲維辛（Auschwitz是德文，波蘭文是Oswiecim）是波蘭南部奧茲維辛市周邊地區40多座集中營的總稱，位在波蘭第二大城克拉克夫（Krakow）附近70公里處。1940年，為關押反對納粹主義的波蘭政治犯，由納粹德國陸軍司令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下令建造，是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期間興建的200多座集中營最大的一座。該地區因附近有維也納通往華沙的鐵路，地處偏僻，易於保密，因此被選為作為屠殺場，第二次世界期間，有110萬人在這個地區被殺害，因而又被稱為「死亡工廠」。

「奧茲維辛集中營」分為3個主要營區和附近40個衛星營，主要營區目前已有兩座整理成博物館（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開放參觀，分別是：1940年興建的奧斯威辛1號（Auschwitz I），是當時最主要的集中營及管理中心及興建於1941年的



奧斯維辛 1 號集中營入口



集中營入口皆有「勞動使人自由」字樣



奧斯維辛 1 號集中營展覽室

奧斯威辛2號-比克瑙（Auschwitz II-Birkenau）是一座滅絕營（Extermination camps），以進行大規模屠殺為目的，利用毒氣殺害猶太人、波蘭人、同性戀者、吉普賽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法國人等各國囚犯，第三個營區則是興建於1942年的奧斯威辛三號-布納（Auschwitz III-Buna），是一座小型以勞動為主的集中營，目前尚未對外開放。1940年4月，建立集中營的命令正式發布，在達豪集中營（Dachau）任職的黨衛軍上尉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因工作成績顯著，被希姆萊提升為奧茲維辛集中營第一位司令官。

奧斯維辛集中營（奧斯維辛1號）中，佔地約6公頃，1940年6月收容首批728名波蘭和德國政治犯。最初集中營有20座房舍：14座平房和6座兩層房舍，1941至1942年間，強制囚犯將平房增建加層，另新建8座房舍，因此，整個集中營，不包括廚房、倉庫等，共有28座兩層房舍，集中營通常關押著約1.3萬至1.6萬名囚犯，最多時達2萬人，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後，增加許多蘇聯戰俘。納粹黨衛軍希姆萊視察奧斯維辛後制訂以奧斯維辛1號為母體（Stammlager）擴展集中營藍圖。同年10月在3公里外的比克瑙增設第2個集中營，這個集中營後被稱作奧斯維辛2號-比克瑙集中營，其主要任務是，在毒氣室進行大規模屠殺。1942年又在奧茲維辛附近的德國化工廠（IG-Farbenindustrie）的莫諾維茨（Monowice）修建奧斯維辛3號集中營，此外，1942至1944年間，陸續建立約40個規模較小的集中營，位置靠近冶煉廠、採掘廠，便於利用囚犯提供廉價勞動力，負責挖煤和生產水泥。

奧斯威辛集中營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最大的「殺人中心」，納粹對關押者進行篩選後，將身體強壯的人選去做苦役，將年老體弱者殺害。集中營內設有大規模殺人的毒氣「浴室」和焚屍爐。在1944年，每天要焚燒6,000具屍體。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共殺害約400萬人，其中90%為猶太人。1945年1月27日，蘇聯紅軍解放奧茲維辛集中營時，僅剩7,000名倖存者，包括130名兒童；尚未來得及運走的頭髮還有7,000多公斤。



參觀奧斯維辛 1 號集中營的各國旅客



奧斯維辛 1 號集中營防止囚犯逃離的重重電網與監視哨



奧斯維辛 1 號集中營樂隊演奏列隊
迎送同胞走上死亡之途



奧斯維辛 1 號集中營囚犯的素描畫

(二) 世界文化遺產



納粹利用火車將各地猶太人送來奧斯維辛
2 號-比克瑙集中營

1947年7月2日，波蘭國會立法將「奧斯維辛集中營」改為殉難者博物館，永久保留奧茲維辛集中營的一切建築和設施，讓昔日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做為德國納粹滅絕人性的鐵證，雖然，奧斯維辛是一座博物館，但比博物館具有更多的意義，這就是奧斯維辛集中營成為特殊遺產的原因。該處由「反抗與殉難紀念物保存委員會」負責，當時波蘭在共產政權統治下，

所謂的「反抗」指的是：愛國的共產黨員奮力對抗法西斯主義，而那些參與戰鬥的共產黨員，是法西斯主義暴虐下的殉難者。當時追念的殉難者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直到共產主義政府開始改變博物館的焦點為止。

1979年，為使德國納粹殘殺猶太人的罪惡行徑不再重演，給當代或下一個世代警惕與借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遺產委員會第3屆會議將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提醒世人要「和平相處；不要戰爭」，其符合登錄的條件為第(vi)項，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第六條》基準所指：「(vi) 與具有傑出普世價值，直接相關或實質相關的事件或生活傳統、思想 或信仰、藝術或文學作品。（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此項標準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會加以評估是否該列入遺產名單，並且是與其他文化或自然遺產標準共同考量）」【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世界遺產登錄標準】，「奧斯維辛集中營」就是在彰顯人類歷史的負面教訓的特殊情形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此一具負面教訓意義的負面遺產再次被強調作永久保存，並設立博物館，公開展示。

2006年3月，波蘭政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申請，將世界遺產名錄中的「奧茲維辛集中營」更名為「奧斯維辛/比克瑙：前納粹德國集中營及滅絕營（1940-1

945)」，以強調是德國納粹而不是波蘭人建立的集中營，在 2007 年第 31 屆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更名，奧斯維辛博物館是迄今最詳細記錄納粹所犯最殘忍與罪惡的地方，也是當今世界保存最完整的德國納粹滅絕營，每年有數 10 萬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士前往奧斯維辛博物館與集中營遺址參觀，並憑弔那些被德國納粹迫害致死的無辜者。

(二) 發展概況

參訪奧斯維辛博物館及比克瑙滅絕營遺址的時候，是個濕黏的夏天，由於歐



奧斯維辛 2 號-比克瑙集中營遭焚燬的毒氣室

洲大陸方遭受冰島艾雅法拉 (Eyjafjallajokull) 火山爆發，噴出的火山灰肆虐影響，天空始終是灰灰的。站在奧茲維辛集中營入口處，動人的口號「因勞動而自由」(Arbeit macht frei) 幾個烏黑的鍛鐵大字鑲嵌於門楣上。進門右邊第一棟木造房子邊上，掛了一張放大有半面牆的照

片，記錄著當時集中營裡猶太樂隊演奏的實況。每天早晚，他們就站在此一屋簷下，列隊演奏著，迎送同胞走上死亡之途。

在這裡，「過去」經過化石化，而成爲一個紀念性的東西，或者變成如同阿多諾曾說的「博物館」。奧斯維辛集中營部分建築物，是重建過的，集中營內一棟棟舊有建築物，皆規劃成爲不同主題的博物館，在編號的建築物中，分別展示來自各個不同民族或國家的受難者故事，集中



奧斯維辛 1 號集中營槍決囚犯的“死亡牆”

營裡眾多建築物中，以 11 號房舍最讓人傷感，這棟樓又稱爲「死亡樓」，地下室是牢房，有 3 種形式，一種是黑暗不通風讓囚犯窒息而死的牢房；一種是將囚犯餓死的牢房；另一種是讓囚犯站立致死的牢房；這棟樓裡面有一個法庭，法庭外有個刑場，雖名爲法庭，但每天要審判的囚犯實在太多，幾乎到法庭蓋個章，就被拉到旁邊的死亡牆槍決，來集中營參訪的人，不論走到何棟建築物裡，走道兩旁牆壁，總是貼滿當年罹難猶太人的照片，婦女小孩也無法逃魔掌，讓人看見德國納粹的殘酷。

奧斯維辛博物館到比克瑙滅絕營遺址有定時接駁車往返，車程約 5 分鐘。比克瑙的範圍相當遼闊，佔地約 175 公頃，建造了 300 棟木排房，大部分的房舍在戰爭後期被大火焚毀，僅剩 22 棟木排房，完整保留在現場，其它尚遺留一車又一車將各國的猶太人送進來的鐵路、炸毀的毒氣室等設施，往營區右邊走，穿過冰冷的鐵絲網，映入眼簾的是一排排當年囚禁猶太人的營房。當初爲快速增加房舍，部分房舍是依馬廄形式建造，房子中間有一條磚砌暖爐，兩旁是 3 層床鋪，一張雙人床大小的空間，要擠 8 人，生活條件比奧茲維辛更加惡劣。奧茲維辛



奧斯維辛 1 號集中營毒氣室

有個奇怪的環境，該處的自然條件非常惡劣：該處的自然條件非常惡劣：春秋兩季常常會刮著大風，夏天則濃霧瀰漫，酷暑難當，冬天嚴寒刺骨、滴水成冰，氣溫降到零下 20 度。木造的平房，毫無禦寒功能，很難想像，一間不大的營房內，要擠 400 個猶太人，住在這種環境下，比豬圈還不如，真的被送進來，就不可能逃出去，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可怕的煎熬，夜夜啃噬著這裡的囚犯。

一直沿著鐵軌走，會看到 4 座大型毒氣室及焚化爐，現在只剩斷垣殘壁。這裡有一座紀念碑，用各國不同語言書寫，用以紀念納粹殘酷暴虐屠殺的猶太人。當年一間毒氣室，一次可以毒死 4000 多名猶太人。被毒死後，納粹還命令其它活著的猶太人，挖洞焚燒這些屍體。毒氣室周邊，則有著通電的電網。仔細看才知道，毒氣室其實在地下，所有猶太人要從窄窄的階梯，走到一個小空間裡，在毫不知情的狀況下，納粹將毒氣灌進這個小空間，不顧猶太人的哀嚎，哭泣。與我們同時到達的一群年輕學子，有部分學生將以色列國旗揹在身上，來哀悼在此受難的先輩們。



奧斯維辛 1 號集中營絞殺囚犯的絞刑台。



紐倫堡大審後，奧斯維辛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在此接受絞刑



奧斯維辛 2 號-比克瑙集中營囚犯留下的訊息



奧斯維辛 2 號-比克瑙集中營載運屍體的交通工具



奧斯維辛 2 號-比克瑙集中營平均每一營房最少擠 400 人，最多擠 700 人。



奧斯維辛 1 號集中營毒氣室
奧斯維辛 2 號-比克瑙集中營的英文



奧斯維辛 2 號-比克瑙集中營衛兵哨站

肆、參訪心得與建議

一、在紀念園區中，應分別處理受害者與施暴者的歷史

所有納粹與蘇維埃的受害者應該一起紀念嗎？如果不，那該如何分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紀念碑必須分割？這是此次我們參訪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後，瞭解當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解體後，德國出現的聲音，這些聲音所以出現，是德國保守人士指出蘇維埃比納粹還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共產主義）暴政比納粹德國還嚴重，於是出現共產主義受害者（黨衛隊員）要求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設立紀念碑，但因牽涉蘇維埃罪行時，前共產黨員便提出異議，有關這種爭吵，在德國其他集中營，如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也一直醞釀著。最後德國在集中營中擇一處規劃一小間博物館展示有關蘇維埃時期的文物，有關納粹時期的史實檔案，則另規劃一處做展示。

對照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中，有關押政治犯的仁愛樓；有執行司法權力的軍事法院；有進行美麗島大審的第一法庭；有涉謀殺異議人士的汪希苓軟禁區等，每一處皆是重大歷史場域，然而留下來的問題是，未來人權博物館如何調合紀念場域與「汪希苓軟禁區」的歷史糾結，而不致於扭曲博物館的目的，或許可參酌德國處理集中營爭議的態度，透過紀念活動或者透過研究與闡述，讓民眾瞭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歷史真實，但應避免同時或同一場域，處理受害者與施暴者的歷史。

二、運用諮詢委員會協助園區訂定執行方向凝聚共識

此次參訪德國霍恩捨恩豪森紀念館、前東德國家安全部研究及紀念中心、恐怖刑場紀念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博物館等單位後，瞭解紀念館或博物館係以公共信託基金會之法律地位運作，有關營運經費方面，每年經費皆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各補助 3/1 支持一個基金會或協會運作，另外 3/1 則依賴門票或對外募款來維持基本營運。在單位組織方面，基金會的組織機構是董事會、行政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等。

以霍恩捨恩豪森紀念館為例，董事會的職權範圍包括預算規劃和各項基本問題或那些被認為具有特殊的意義的討論。行政委員會成員係由董事會委任，如紀念館執行董事，負責基金會的日常工作，他的職權範圍是由董事會的決定和指示。諮詢委員會則以諮詢身份向董事會和行政委員會提供有關組織和紀念館執行方向與內容等問題。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代表係由紀念館（董事會成員）、聯邦專員、紀念館主任、受害者聯盟及歷史學者組成，諮詢委員會成員的任期為 3 年。

反觀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未來推動人權博物館，相關組織架構或許與德國紀念館或博物館不同，人員的組成以政府部門為主，經費則完成由政府編列預算執行，但仍可參考其諮詢委員會的模式，聘任相關行政部門與社會專業學者組成，俾能讓人權博物館的執行方向與內容能在充分討論，凝聚共識後，按部就班執行。

三、建構人權博物館作為推展人權教育和黑暗觀光利器

由此次德國與波蘭參訪活動，可清楚知道，歐美先進國家現皆以博物館規劃做為城市的文化標竿。尤其，以人權為核心的博物館更具代表性。諸如柏林的霍恩捨恩豪森紀念館、東德博物館、猶太人博物館、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地、奧斯維辛集中營博物館等，均是由政府與民間集結全力，支持這些象徵該國或地區人權進步象徵及促進觀光旅遊事業的博物館。其中，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博物館一年更是吸引數十萬遊客前往參觀，更因其結合負面文化資產的特色，讓觀光旅遊者產生感同身受的心理，從歷史殷鑑學習教訓，具有人權教育推廣的功能，因此該博物館於 1979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四、豐富白色恐怖時期相關檔案文件典藏，展現園區特色

人權博物館以政治受難者的檔案文件、物件的保存、維護、研究、展示、教育、傳播的核心功能為主，以作為博物館與其他非營利機構區別且獨有的特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因歷史的發展，讓納粹德國在戰時建立的集中營成為博物館，在實境博物館的建構具有先天的優勢。因為擁有此些人類珍

貴的文化遺產，致使歐洲等地的博物館不僅得到該國全力的支持，也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遊客前往。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德國、波蘭等國家博物館即使坐擁豐富的資產，卻未因此而停滯不前，仍致力於博物館專業的提升，維持持續的進展。以奧斯維辛集中營博物館為例，該館在人權教育的推廣方面，我們可處處看到館內人員在展示的詮釋和方法上的企圖與用心，這些皆可以做為景美人權博物館未來在專業的提升，給予非常大的借鏡。

五、尊重園區既有歷史空間氛圍，審慎思考建物再利用方式

德國納粹建造的集中營因係功能導向，建築形式並不具有重要價值，其真正價值在於歷史的空間氛圍，因此，此次參訪的集中營對於空間再利用的方式，皆是檢討既有空間做展覽使用，並無興建大型建築體；反觀，目前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正規劃設置「人權博物館」，提出利用園區旁國防部汽車維修大隊興建博物館之構想，未來或可參考國外對既有建築空間再利用的方式，重新思考對園區既有空間的尊重與營造。

六、紀念碑或公共建築的興建，應尊重程序正義，避免出現爭議

以此次參訪柏林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地為例，該紀念碑遲遲無法啟動的重要原因在於，一個民主國家如此巨大的公共建築不可能由某個國家元首、政治人物或政黨決定，他必須經過設計者、知識份子、公眾、社團和政府各個群體及利益團體充分參與意見，應當讓大家有充分機會與時間討論，最後方能出現一個互相妥協的結果，特別是在德國，紀念大屠殺不僅是一個歷史問題，更是一個嚴肅、複雜的政治問題，德國經歷17年方完成，與其說是民主制度必須付出的代價，不如說是一種令人尊重與學習的「程序正義」，未來景美園區在公共建築的興建與否的討論上勢必有會遇到相同的處境，從要不要修建、能不能修建等的原則性問題，到如何修建，都將遭遇，或許德國在這方面的歷程，值得景美園區參考與學習。

七、除以上重點式心得及建議外，未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成爲一個國際級的博物館時，應參考注意及值得學習效法之事項略舉如下：

- (一) 各個紀念性場域之展示，應以其各自場域所有的歷史史實及經歷過的事件做爲展示基礎及區隔，以突顯其歷史價值上的特殊性與重要性。
- (二) 紀念性場域展示的手法及方式大致相同，但爲增加效果與可看性，應不排除以視覺藝術、畫作、視聽設備等方式輔助展現。
- (三) 紀念性場域及博物館之服務設施與一般博物館應有所不同，服務區應設有展售許多與場域歷史相關之各類書籍或出版品區，並非是如文創園區設置餐飲區，而是視個別場域需求在不破壞或影響場域氛圍情形下，在區域邊緣或服務區設置休閒服務設施，如自動販賣機或咖啡廳或輕食餐飲服務。
- (四) 對文物史料及檔案的徵集、保存、典藏、展示等工作應列重點工作。
- (五) 應重視以口述歷史補足各種資料的不足處。
- (六) 應與政治受難者及團體建立良好之互信、互助關係，如讓受難者參與政策決定之過程或請受難者擔任導覽義工等。
- (七) 重視導覽人員專業及導覽，讓參觀者快速進入現場情境，引起參觀者回響。
- (八) 應重視場域之管理人員之培養不易，而隨意更換人員，並有計畫的以教育訓練與運用，使其熟悉場域內相關事務之執行。
- (九) 應著重於推廣教育之著力深根，其作法爲，除提供教師與學生參觀後之討論室外，各項輔助展示設備則盡量考量學生學習效果較佳之需求方式，如利用視覺展示、資訊設備、多語言語音導覽等多元及豐富性工具。
- (十) 應利用活動式推廣教育工具擴大區域及範圍，如人權教育推廣巡迴巴士等。
- (十一) 因國情不同在德國可接受東德時期該場域管理人員共同參與目前的工作，以更能忠實呈現歷史史實，在台灣則可採漸進式方式參照辦理。
- (十二) 應設置清楚易變之標示，並設有多國語言之場域簡介摺頁提供參觀者選購或免費索取。
- (十三) 應設有大型及小型車輛停車場方便參觀團體或個人使用。

參考書目

Gunter Morsch& Astrid Ley(ed).Sachsen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 1936-1945 Events and Developments, Berlin,2010.

Stiftung Gedenkstätte Berlin-Hohenschönhausen(ed.),The Prohibited District:The Stasi Restricted Area Berlin-Hohenschonhausen, Berlin ,2008.

Teresa Swiebocka(ed).The Histories of Auschwitz IG Farben Werk Camp 1941-1945.Oswiecim,2008。

伊恩·布魯瑪著，林錚顛譯，《罪惡的代價—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博雅書屋，2010年4月。

奧爾佳·霍拉克著，高山譯，《從奧斯威辛集中營到澳大利亞：一位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記憶》，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魯道夫·弗爾巴著，李丹玲譯，《逃離奧斯維辛》，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王炎，《奧斯威辛之後—猶太大屠殺記憶的影像生產》，北京，三聯書局，2010年3月第一版。

余杰，《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從德國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7月

楊小濱，《否定的美學：法蘭克福學派的文藝理論與文化批評》，台北：麥田出版，2010年3月，初版一刷。

陳瑤華：《人權不是舶來品：跨文化哲學的人權探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05月第一版。

陳祉杏，《穿牆故事：再造柏林城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92年7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委託，社團法人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執行，〈負面世界文化遺產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98年12月。

林蕙玟，〈具變動力量的集體性文化資產：論標注性事件紀念物之紀念性意涵〉，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博士論文，2008年6月。